谁不期待青春的闪光 谁不羡慕英雄的模样 谁不渴望在平凡中书写不凡 我们的青春选择了孔雀蓝 我们有一个闪亮的名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

我们坚定初心 保持对人民军队自始至终的

故仰

我们怀揣梦想 自豪地加入孔雀蓝 从此

我们在这里启航

从入学海军军医大学"培训 第一课"的宣讲

到豆腐块的折叠、每一个标 准军姿的站立

我们从这里书写着人生新的 华章

我们在军旅大课堂上接受熏陶 我们传承着红色基因 我们流淌着红色血脉 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光

身着孔雀蓝,我们尽心尽力 奋进的号角始终在我们耳旁

你听这是我们发自肺腑的誓言 我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退缩 在理论课堂、在作训操场、在

每一次准时集合 在每一个白天与黑夜 我们更是发自内心

真诚的感谢海军军医大学的 每一位教员和随队队长

他们与我们同行,为我们守护 我们的足迹里共同印刻着奋 讲者的篇章

> 选择无 悔军旅生涯 追求不懈文职梦想

每当我在海医大的操场上欣 赏夜空的宁静

每一点星光里都能看到百万 雄师的威武雄壮

每当我在继教院的军号声中 锤炼成长

每一次号声中都能释放出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嘹亮

我从黄土高原的九曲黄河-路走来

走向华北平原的浩荡长江 在祖国的壮丽山河中欣赏波 浪滚滚

每一次的涛声汹涌中都在发 出中华崛起的时代强音

啊! 我们选择军旅 我们荣幸成为文职人员 成为军队的健康卫士

用我们的力量守护祖国的大 好河山

这是我们青春奋斗的源泉

百年前之中国 先辈们浴血奋战只为唤醒东 亚睡狮

> 百年后之中国 我们身逢盛世,自当不负盛世 红旗漫卷希望 文职舒畅梦想

我们穿上"孔雀蓝" 我们走进文职的神圣行列 我们带着无限向往 带着党和人民的寄托 书写着人生合格的答卷 文职别样耀青春在血与火的 老验中闪光

孔雀蓝,别样的青春 一抹靓丽的色彩 我们义无反顾 我们奔向前方 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国



儿时的那些美好时光

□郭雪萍

在时光的摇篮里,心弦轻轻拨 动着记忆的门,儿时的那些场景又 缓缓出现在了眼前。

文 化

小时候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上 学时,同院的孩子们都是三五成群 结伴而行,路上大家说笑着,打闹 着,热闹极了。

去了学校,大家也是一样的调 下课铃声刚响,几个性急的男生 早已按捺不住了,老师前脚刚出教室 门,他们后脚就已经窜了出去,不是 弹玻璃球,就是滚铁环。也有胆子大 的,偷偷带了弹弓进来,瞄着打树上 的小鸟。树荫下,女生们跳房子,跳 皮筋,踢沙包,头上的马尾辫一甩一 甩的,欢快的笑声洒得满操场都是。

那个年代,在偏僻的自然村,电 视还不是那么普及,很多时候我们 是在看电影。吃饭时,我会乘母亲 不注意,把煮熟的玉米一颗一颗地 剥下放进口袋,直到把两个口袋装 得满满的才肯罢休。然后搬上-小板凳飞快地跑进看电影的人群 里,找个位置坐下后,两只小手便不 停地在口袋里掏啊掏,电影还没看 完一半,口袋里的玉米却早已被我 "消灭"完了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夏天可是 最好玩的季节了:捕蝴蝶,捉蚂蚱, 在河里找小蝌蚪,一个个忙得满头 大汗、不亦乐乎。之后,还要互相比 比,看看谁捉到的更多一些,那种 获胜的感觉对当时的我来说,可真 是无法形容啊。

小时候,一看到母亲的鞋,我的 脚丫子就开始痒痒了。那鞋像小船,穿上后都没法行动了,可我还是 乐此不疲,依然在家里走来走去。 如果看到院子里有小伙伴的话,我 还会在她们面前炫耀炫耀,心里甭

提有多高兴了!

那时,除了玩耍之外,也会帮父 母干活,擦地,扫地,晒被子什么 的。父亲种地的时候,也会在一边 仔细观察,看着那些菜苗一天天长 大,感觉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说起晒被子,小时候的情形便 穿透岁月而来。那时,人单纯得像 个玻璃娃娃,阳光照在身上,会发出 晶莹的光。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 总会把棉被一条一条展在太阳下晒,一眨眼的工夫,花花绿绿的被子 就欢天喜地地跑了出来,整个院子 都显得热闹极了

棉被的被面上,印着硕大的花, 我不认得那些花,可看着很喜欢。 还有可爱的小喜鹊,站在花枝上,拖 着长长的尾巴,感觉就要飞走的样 小小的我,如鱼儿一般,在棉被 中间穿行着,对小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玩的呢?母亲叫唤:"瞧 你那双小手,把被子都给弄脏了,快 洗洗。"满是怜爱的责备,听得我心 里暖融融的,便乖乖地听了母亲的 话,回屋洗手了。

在儿时的记忆里,酸酸甜甜的 果丹皮算是我的最爱了。那时小卖 部里的零食,无论是种类还是口味 都比较单一。那时的果丹皮总是裹 在透明的玻璃纸里面,长长的一卷 儿,一毛钱就可以买一根。每次吃 的时候,害怕被吃完,我总是轻轻的 咬上一小口,待其在嘴巴里慢慢溶 化之后,再打开包装一点一点地品 尝,一根果丹皮要花很长时间才能 吃完。那种皮革般有嚼劲的感觉, 如今回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

另一种美食,便是冰棍了。冰棍 儿就是一根棍上一块冰,5分钱一根, 有山楂的,红小豆的,巧克力等各种

口味。夏天吃着有冰有味儿,舔着吃 好吃,嚼着吃解渴,最喜欢了。

还有一种美食叫炒面,那时,对 于缺少零食的我们来说,能吃上一份"干香干香"的炒面,就很不错了。 说到吃炒面,那可是个技术

活。把炒面盛到碗里,用沸腾的开 水冲泡,太湿或者太干都不好吃,要 搅拌均匀,直到抓一把捏一下,既不 粘手,也不松散才好。

吃的时候,我是比较"粗野"的, 不用筷子和勺子,用手捏一团,直接 丢进嘴巴里,那唇齿留香的感觉当 真是再美妙不讨了。

随着不断地"实践",我又发明了 种"干吃法",就是把炒面和白糖掺 杂到一块直接吃,感觉也别有一番情 趣。只是这种吃法很是考验人的耐 性,在吃的过程中,必须放慢咀嚼的 速度,才不会被噎着。有几次,我因为吃得太过于专心,咳嗽的时候竟没 能回过神来,结果脸上,衣服上,头发 上到处都是炒面,活脱脱成了一京剧的"面人",有意思极了。

儿时的那些时光渐渐远去,但 那种美好的感觉却是如此的温暖, 每每回忆起依然芬芳四溢,像一首 温柔的歌,像一杯陈年的酒,像一阙 散发着墨香的词,令人难以忘怀。



酒话冀老师

□ 李世义

适逢周末的傍晚,驱车一路向北 到"七必坊"酒业会友人、谈书道、品 美酒,返回的路上感觉身轻如燕、足踏祥云,晕晕乎乎中还略带几分清

闪,想到了好久没见的冀老师。 冀老师名金梁,退休前供职于原 汾阳师范。我是在2010年前后认识 他的,记得是一个下午,专门去汾阳 师范拜见并向他请教书法。冀老师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君子谦谦、温和有 礼,他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衣服朴 素,但骨子里带着一股书卷气。相处 十几年来每当有问题提出,冀老师的

醒。回到家全无睡意,好似灵光一

我与他聊到书法欣赏时,他说离 开书法直接说艺术反而更容易说清楚,书法只是艺术门类的一种。如果 科学是用实证的方式追问直理,哲学 是用逻辑的方式探求真理,那么艺术 是用情感的方式摸索真理。书法作

为艺术中的 种表现形式,究 竟如何欣赏? 首先要弄清楚 艺术是求异的. 技术是求同的, 求异也就是追 求个性和独特 拿王羲之 行书作品《兰亭

序》举例,单"之"就是20余种不同风 格的写法。再比如京剧有"梅荀程 尚"四大名旦各有风格,都不可替代。

冀老师说,文学、美术、音乐、戏 剧、书法等等,都有共同的东西,都必 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如果挑战规则又 受规则的约束,而表现个性就可以看 作是艺术化的创作。如果只讲规则, 在框框内传承、求同,就成了技术。 比如生产1厘米的铁钉,汾阳和离石 的加工工艺都一样,必须符合标准, 这就是技术,

他还说在书法学习中,需要从基 础开始临帖,这时候就需要先掌握临 帖技术,在临帖熟练的基础上才能追 求艺术化的创作。也就是说初级阶 段的书法学习是技术的积累,高级阶 段才是艺术的升华。

我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坚持20 余年临帖不辍,但仍然是在技术上学 习,离艺术层次尚早。冀老师谈到清 代楷书说,这一时期的楷书属于"馆 阁体",仍然是技术层次的高端很难 叫艺术。馆阁体的字虽然人见人爱, 但是太甜、太俗、太腻,漂亮不等于 美,反而丑在一定的情境下会美,比 如影视剧中的丑角,就是一个例子。

我学书法时间虽长,但是初期临 帖杂而乱,单位时间内的书写数量博 而不精,导致多年以来仍然是"初学 者"更谈不上创作作品。对于书法创作,我的感悟是"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书写环境和气候好不如工具好,工具好不如精神状态好,精 神一好就能产生出最佳作品,情感也 会表现出来,也就是"畅无不适"一切 都顺心如意而得到解决。

冀老师还举例说到,西方饭菜是 科学技术,中国饭菜叫艺术,即烹调 艺术。仔细一想确实是,全国各地都 有麦当劳,而且原料一样、工序一样、 味道一样,店面装修也一样,这是求同。中国饭菜就不一样了,各地有各 地的食材和做法,百花齐放,典型的

冀老师词翰双绝,他不仅能呤诗 作对,还能挥毫泼墨,而且在数学教育领域也颇有建树。日常生活中经 常能见到冀老师自撰并自书的楹联 作品,还有有感而发写的诗词作品。 我写的散文,有时请冀老师点评,总 是能抓住要点,一语中的。

比如我的散文《浅析傅山与竹 叶青酒的民族气节》,写完发给冀老师点评,他说文章涉及酒、竹、傅山 三个因素。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 哪个,就在那个上多写几笔。如果酒为重心,那么"得造花香"不能不 提,至于关于它的来历考据,不是这 篇短文能承载的。另外,汾酒厂的 竹叶青一直打傅山的牌,说傅山参 与配方,也值得一提,至于传说的真 假,因为不是科学论文,可以不去追 究。如果以竹为重心,就得提一两 句郑板桥,他除了画竹有成就,还有 不少出名的咏竹诗! 冀老师提出来 的指导性意见,我会照单全收,对文 章进行修改,该散文已经刊发在《吕 梁日报(晚报版)》。

通过多年的交往,冀老师敏于行 而讷于言,以及他对治学之严谨态 度,我是非常认可的,他虽然是一名 数学教育家,但是在我眼里更像一名 文学、艺术评论家。